

<<妄言之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妄言之半>>

13位ISBN编号：9787535436405

10位ISBN编号：7535436404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消失宾妮

页数：17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妄言之半>>

内容概要

无知远灯行；篇之贰：遗忘海潮祭；篇之叁：流言浓雾语；篇之肆：爱恋偶人吟；篇之终：重生烟波录。

时迁走近我。

她将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拉我倚在她的肩头。

她很瘦，嶙峋骨割伤了我的忧愁。

我不出声。

我知道她正将花朵别在我的发间。

时迁试过几次之后，最后又将花取下，放回我的手心。

“它太顽皮了，总不肯听我安排。

”摊开手掌，柔嫩的花瓣像是被搓揉过的碎纸片。

叶之芬芳携着少许酸涩，就这样驻留在我掌心的旋涡中。

那是我与她相识后不久。

她那时穿着一身白衫，裙摆处断裂的布条已经扎在我的伤口处。

这一年我十岁。

我因任性离家出走，我得以在困苦时遇见这个城镇上见不到的人。

她在暗林之间长大，仿若一朵幽静的花。

我总是不知，为何这个镇上无人知道时迁的存在。

她不知何处来，亦不知要去往何处。

那一身白裙子亦是我偷偷从家里偷出来给她的。

她救我时弄破了她的衣裳，于是我从母亲晾衣的架子上取下它，送给了时迁。

我时常在母亲睡后，从窗口溜出去找时迁。

她喜欢领我去青轨处。

<<妄言之半>>

作者简介

消失宾妮

昵称：Losebinne

星座：处女座

出没地：北京长沙

爱：RPG游戏萨特戏剧

ic写日志

恶：拉帮结伙无事闲聊

联络：

Mail：losebinne@gmail.com

<<妄言之半>>

书籍目录

篇之壹 无知 远灯行篇之贰 遗忘 海潮祭篇之叁 流言 浓雾语篇之肆 爱恋 偶人吟篇之终 重生 烟波录

<<妄言之半>>

章节摘录

时迁走近我。
她将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拉我倚在她的肩头。
她很瘦，嶙峋骨割伤了我的忧愁。
我不出声。
我知道她正将花朵别在我的发间。
时迁试过几次之后，最后又将花取下，放回我的手心。
“它太顽皮了，总不肯听我安排。”
摊开手掌，柔嫩的花瓣像是被搓揉过的碎纸片。
叶之芬芳携着少许酸涩，就这样驻留在我掌心的旋涡中。
那是我与她相识后不久。
她那时穿着一身白衫，裙摆处断裂的布条已经扎在了我的伤口处。
这一年我十岁。
我因任性离家出走，我得以在困苦时遇见这个城镇上见不到的人。
她在暗林之间长大，仿若一朵幽静的花。
我总是不知，为何这个镇上无人知道时迁的存在。
她不知何处来，亦不知要去往何处。
那一身白裙子亦是我偷偷从家里偷出来给她的。
她救我时弄破了她的衣裳，于是我从母亲晾衣的架子上取下了它，送给了时迁。
我时常在母亲睡后，从窗口溜出去找时迁。
她喜欢领我去青轨处。
在镇东有条暗青色的废弃铁轨。
青苔不知何故攀爬上那条故人遗留的轨道。
时迁总是说起青轨的故事。
在乡间有这样的流言。
若要抵达幸福的彼岸，须沿着那条暗青色的轨道一直走，轨道终于何处，何处便是彼岸。
时迁总是牵着我的手说：“我是要去彼岸的人。”
“我不知什么是彼岸，只知伏在铁轨上嗅着它的气息，想嗅得关于这片大地更多的信息。
然而时迁却将我拉起，用手指从铁轨上抹一丝在指尖，而后放在我的鼻前。
“地上太脏了。”
时迁解释道，转而看向如此认真的我，“你在嗅什么？”
“嗯，这里好像有死亡的气息。”
我亦认真作答。
她稍作停顿，转而将那点腥绿抹在了我的鼻尖。
“撒谎呐。”
汶单只有一个关于幸福的传说。
“呛人的生涩之味往心口涌去，我屏住呼吸努力擦掉她的恶作剧。
再转过身去，却看见时迁又穿着那件破旧的白衫跑向了远处。
她踏过的地方芬芳随风扬起，最终落在我身上。
而我如同一个拾取她遗迹的顽童，以气味为向导，跟随着她往前跑着。
然而这直到多年后，我们才知晓。
其实我真的嗅得到。
童年快过去时，深桐才出现至我们的视野之中。
他是村人在邻镇长大的独子，由镇之西面来。
镇西是何处？
与那青之轨道截然相反的地方。

<<妄言之半>>

时迁对他的经历起了兴趣，执意要去问他镇西的故事。

那夜，我们像窃贼似的将少年堵截在路边。

时迁盘问起少年来。

然而面对时迁的凌厉姿态，少年竟在我们面前窃喜起来。

他笑时皱了皱眉，眼神里收纳下时迁蛮横时的模样。

深桐的头发很短，露着光洁的额头。

眼睛眯一眯就好像跳过了一个世界。

我躲在时迁身后看着他，只感觉时迁的手忽然一紧，然后便是她冲上前去扭住了对方的衣领。

“不许笑！”

” 深桐不害怕。

女孩纤细的小手握在他胸前，目光里是一片涂炭。

他举起双手装作投降，小声说道：“这位女侠，对不起。”

” 他未成年的时候，声音柔得像某种小动物的哭泣声。

时迁这才放下手来。

深桐咳了一两声之后，眼角又浮过连绵的笑意。

他抛下了一句“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姑娘呢”后便消失于我们眼前。

待时迁回过神来，眼前只有深桐逃之已远的身影。

后来时迁带我去逮深桐。

我在一端路口，时迁守着另一端。

时迁知道我没能力抓他，只叫我发现他便大喊。

于是我躲在路口，张望着小小少年的身影。

然而直至月已当空，我仍然蜷缩在那一堆废弃物之中，倚仗着微弱的星光辨别远方。

这一年，我仿佛是十一岁。

我渐渐有些害怕，摸索着起身，才发现身体已经僵直得难以动弹。

抬头往远方看去，天竟那么黑。

远处的河岸边好像有无数星火飞舞，那约莫是萤火虫的光芒。

再之后，我转身，十二岁的深桐出现在我身后。

他那日的表情异常严肃。

我慌张地往后退缩，张口却哑言。

这才想起他应该是不知道时迁的计谋的。

然而我未及将台词想好，他却先声夺人，扣下我的心弦来。

“喂，我说你，是叫什么来着？”

” 我鬼使神差，竟低声答了他。

“清远。”

” 年少的深桐笑了笑，他走上前来拉我的手，然后静静道：“你们输了。”

时迁没抓住我，已经气得回家去了。

你也回去吧。

” 那时他是十二岁的少年，穿一件深蓝色的袍子。

风鼓鼓而来，肿胀在他的袖口，我一度以为他之手心将涌动出什么惊奇来。

我仍然记得，那夜的一阵风朝我袭来。

深桐踏过的地方，气息是甜润如花之蜜汁，它们被风高高扬起，而后重重地落至我的心上。

这位好心的少年将我送至河岸，嘱咐我好生回家，而后松开我的手，让我一人沿着木桥过去，穿梭于萤火之间。

再转身时，他仍旧在那里。

十二岁的深桐在流火之岸，朝我挥别。

辗转至第二日，我才知道我被深桐骗了。

时迁在清晨时从房间的窗口爬进来，将我摇醒。

<<妄言之半>>

我睁眼看着她的模样，白裙子仍旧破而脏，脸上还粘着河岸的泥土。

她将我自那一夜萤火中唤醒，气势汹汹地问：“你怎么自己走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个中缘由。

定然是少年在路的另一端遇见了时迁，料得此处有我。

于是辗转而来，稍稍点拨便将我处理掉，而后名正言顺地逃脱困境。

反而是时迁，她笃定我将坚守彼岸，最终落得在蚊虫堆里等了一夜。

由此，时迁开始了与深桐的战争。

我不觉得这是战争。

只觉得好玩儿。

那个大我一岁的少年仿佛有种未知的力量，会将我预备做出的防御消之于顷刻间。

他大约也是知道的。

他总是故意地支开时迁，而后找到我。

少年牵我去往河岸，而后为我指出回家的路。

他仍喜欢在流火之岸嘱咐我早些回去。

而我竟那般乖巧，自黑暗里回到家中去，等着受伤的时迁又爬过我的窗户，让我为她清洗伤口。

“真的，我一定要叫那个深桐死了才好！”

时迁躺在我的床上，一面嗷嗷叫着，一面发着狠毒的誓言。

而我将那些混着她之血液的水浇灌在墙角长出的那一截倔强之上。

透明红的汁落在翠绿的叶脉间，滴答掉落。

我模糊地知道她的誓言不会灵验。

因为深桐是不朽的少年。

自我的记忆之中，他是与萤火为伴、以长月为友的，不朽少年。

我原以为我们将永远这样愉快地斗着法。

然而十三岁时，我们终于驶往命运的正轨上。

那一年的某夜，母亲推门想来看看安睡的我，却发现了我与时迁的秘密。

时迁却像是一只蛾子，张着白翅抖落着鳞片飞离了我的房间。

她的白裙子在夜光下盈盈舞蹈，母亲没看清她的脸，然而裙裾某处镶嵌着母亲针法的边却露了出来。

第二夜，我试图开窗出逃，却发现这唯一的途径不知何时已被封上。

隔着模糊的窗纸，我仍能辨得出远方的林木森森之处，萤火幽幽之光，却无论如何也出不了这间空房。

。

半夜时，隔着窗我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朝我跑来。

“时迁，是你么？”

“我站起身来，想隔着窗纸的虚影给她我的轮廓。”

“我在这里。”

窗被封上了，我出不去。

然而我站起身来时，却看见窗外暗红色的零星光辉点点而来。

仿佛是乡人的火把，长如火龙，自时迁的身影后一字排开。

而后，我仍然站在窗里，轻声唤：“时迁，你身后的是什么？”

“火龙随着时迁的消失而消失。”

我仿佛听见她逃窜时熟悉的步伐，然而她的双翼尚未打开，火龙便层层圈围绕至她的身边。

再之后，黑暗转瞬而至，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就这么自一层窗的距离间，与真相失之交臂。

再见时迁已是隔日清晨。

我终于可以从大门跑出，待我慌张地抵达河岸，却看见那一身破旧的白衣自下游蹬了过来。

“我没事。”

“这是时迁见我时，所说的第一句话。”

我绕着她转，想看她身上是否还有零碎的伤口。

然而她拉住焦急的我。

<<妄言之半>>

“我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那时她以湿漉漉的手牵着我，赤足踏过浅浅的河流，引我去另一岸。在我寻找的彼岸处，深桐正站在那里。

“清远，是深桐帮了我。”

我抬起头，深桐的笑容仍然如蜜汁般芬芳诱人。然而我不知如何回应，因为待我明白过来时，他早已介入了时迁的心事间。

那夜村人将时迁捉走，因为我偷的那件衣裳。

我不知道深桐怎样救了她，而后才得知，深桐是村长的侄子。

我不大懂得一个孩童究竟能争取到大人的世界的几分信赖，只知道时迁真的没有受伤。

虽然她仍然只能在夜间出没镇间。

十四岁那年变得格外漫长。

我的发辫长了，终可变成冗杂的髻。

而时迁性懒，从不打理她的长发。

半夜我们时常跑至河岸洗发，以清水濯净尘埃。

时迁的长发如水草漫开，分外妖娆。

而后来她替我绑发辫，白头顶盘踞成不一的形状。

深桐觉得无趣。

那日萤火虫漫天，他侧愤手抓来，又取了水草编了个小笼子，将萤火虫放入笼中，而后悬在我的发间。

我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额畔两处像是镶了两颗夜明珠。

时迁夸我好看，深桐想了想，牵着时迁去了彼岸。

他们留下我在此岸奔跑。

因为时迁说，也许奔跑起来会更美妙。

他们立于彼岸，朝我喊道：“跑吧！”

我似流火。

在此岸飞奔而去，也不知前方何处。

为了他人的流火之梦，我跑了许久，跌了几次，发髻也散了下来。

那两点星光也不知遗失在来路的哪一段。

最后捂着我破败的残发跑回了家。

一路不理睬他们在身后的呼唤。

眼泪在纷扰间大滴掉落下来。

我终于明白过来，那是嫉妒。

因而发辫散了我也不知，火光落地我也不知。

我只知心口灼灼燃烧之味，燃烧着我脚底的卵石，仿佛要将我之爱意烘焙成菜肴，给另一岸的人们儿美餐。

原来，我喜欢深桐。

次日我睡至晌午。

母亲叫过我一次，我不肯醒。

只裹着薄薄的被单在床角浅眠，寻找梦里那条河岸，寻找深桐送我回家时的身影。

后来醒过来，是因为听得有人在敲我的窗。

我睡在床沿，看着窗纸上人影渐渐显清，我确认不得究竟是时迁还是深桐。

他们那时一般高，一船瘦。

我等着人影离去，而他却久久候在窗口。

又过去一会，他从地上捡起树草之叶，贴在我的窗纸上，似是要传递什么信息。

我渐渐坐起身来，看着窗纸上单薄的黑影渐成人形，小小的脸儿小小的手，长发盘在头顶。

而后，他又在头上两处悬了两个圆形。

我知道，那是我。

<<妄言之半>>

我奔至窗边，推开窗，看见深桐蹲在我的窗下笑我。

“这样你才肯开窗啊。”

我敲他的头：“谁叫你们戏弄我。”

他躲闪开来，继而站起身来。

这一下，他挡住了我的窗口。

远方的明日在他身后，这崇山峻岭也在他身后。

我脸庞仿佛因这不通畅的气流而平添了些许温度。

然而深桐俯下身来看着小动物一般的我，直至我瞳孔里的流光暗转、心事陡生。

他拿出一只小小的笼子，里头装着只萤火虫。

与他昨夜做的那只精巧笼子不一样，这只笼子拙劣得很。

“别生气了。”

他递给我，“你跑得那么快，时迁担心死了。”

我接过笼子，却发现上面镶嵌着一朵小花。

白色。

柔嫩的花瓣舒展开来。

仿佛一道熟悉的誓言。

在这一瞬，我才明白，我们之间那样曲折。

我喜欢深桐。

而我亦喜欢我的时迁。

而那个带着时迁的小礼物来见我的深桐，他是喜欢时迁的。

那夜之后，我心甘情愿地站在河边，让时迁替我盘上发，让深桐替我放上萤火。

我像是孱弱的火苗，在他们面前缓慢燃烧。

时迁不再让我奔跑，而是牵我的手在河岸边漫步。

我跌撞一下她都扶着我，生怕我头顶的火光会消逝。

“清远像是盏夜明灯。”

深桐道。

“清远是我的明灯。”

时迁忽然意味深长地说着，“我仗着她为我寻路。”

“她不认识路呢。”

夜夜都是我送你们回去的。

“可我并非要找到回家之路的人。”

时迁将手握得紧了些，而后终于说出她多年的秘密，“深桐，倘若我要带着清远去寻找彼岸，你会知道去彼岸的路吗？”

“彼岸？”

“是的，深桐。”

我要牵着明灯一样的清远，到彼岸去。

时迁忽然笑了起来，“那里有我的母亲。”

彼岸是青轨的尽头。

深桐在白日找我去认路，大约是瞎记着时迁的话。

我顺沿着铁轨往远方看，嗅着深桐柔润的气息。

他白花丛中细细地辨着每一处起伏，只为了让夜归之路不再崎岖么？

“你时常这样认路？”

我追上去问。

深桐抬起头，只是笑。

仿佛是笑我从未想过，他怎会那样顺畅地行走于黑暗之中，领着我回家。

“深桐……很喜欢时迁吧。”

他不答，而是指着路之远处满心欢喜地告诉我：“这一处曾经有过一个传说呢。”

<<妄言之半>>

” 他不理会我的优柔，也不回应我的疑惑，而是故意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来打消我追逐的眼神。

他说多年之前曾有一位少女，因爱上有妇之夫而备受良心谴责。

他们相爱却无法平息内心的愧疚私奔而去，最后善良的少女选择独自离开此地，让自己所爱之人永远幸福。

那一夜有人看见，一路上有星光庇佑在少女身边，仿佛神灵替她开出一条出世之路。

而少女就这样怀着深切的爱自我放逐。

因她的离去，这段爱情虽不完满却饱受人尊敬。

“ 所以呢，他们说彼岸就在此路的尽头。

” 深桐细细地描绘着。

然而我听不下这样离奇的故事。

我只知此情此景，我的手被握在他温和的手心之中，而他唇间细语像是一阵迷离的咒。

尽管他是为他人之爱才牵我在此，然而我仍然轻易地忘记了一切。

寻找彼岸的那日终于到来。

我与母亲又有了无法遏止的争斗。

自母亲与父亲分离，我们沉沉而活。

于是我的生活仿若是沉静的湖泊之水，死于困顿，却因风起波澜。

而母亲却成了这湖之深邃，亦是这风之狂野。

那夜我欲从窗口逃走，却撞上母亲在窗外拦我。

她料定了我会逃走，因为这已不是一次两次的任性，我终将远行。

可我仍然离开了。

踏着纷飞的草叶，我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

向着每日与时迁约定好的地点。

夜间沁凉的河水可以平息她日日焦灼的心，然而我的来到却点燃了她卜里的渴望。

“ 我们走好吗？

离开这里！

” 我恳切地拉扯着她的衣角。

于是这一夜，我们在黑暗的草丛之中游走。

远处是野兽低沉的呼唤之声，脚下是暗青色的铁轨。

四周嶙峋之势的山峰拼凑出一条狭长的道。

原来我过去生活在这样狭小的一处山谷之中。

她笑着：“ 你害怕吗？

” 我摇头。

我在五年前便知我将出走，那时若非时迁，我已经客死异处。

但我仍然捏紧了她的手。

时迁看出了我的忧虑。

“ 清远，我是无家之人，你明白的。

” 夜风袭人，以时迁的气息浇灌着我懦弱的忧虑，“ 我要去彼岸，因为那里有我的母亲。

即便今日不是你要我去，那或者明日，便是我要你随我远去。

” 我点点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